H.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漕運類

古經漕運之法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通典曰其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麄而重者為近賦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精而輕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矣至周王畿止於千里賦税則無遠輸其管仲曰粟行三百里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衆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也通典○左傳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汎舟之役是城邗溝通江淮通糧道也

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於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矣

漢高祖擊楚蕭何轉餉關中給軍帝又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時漕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府。通典

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百里中之而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則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通典

武帝官多役使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於建元中通西南夷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後與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鄭

當時請引渭穿渠以漕雖曰便利其後番繫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經底柱之險敗亡甚多後張湯欲通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通典

宣帝時耿壽昌五鳳中奏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之半蕭望之以為不可帝從之漕事果便通典○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曰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威羌虜揚武折衝之具也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驪駕轉輸不絕○虞詡為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本傳

蜀諸葛亮出祁山以木牛運又出斜谷以流馬運

魏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開河渠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通典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謝元泚水之役

乃堰吕梁水以利運漕公私便之通典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通典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下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通典

穆帝時頻有大軍粮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通典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畧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有司請於水運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通典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詔永以為式通典

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十三州置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通典。又詔

韋瓚向蒲陜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通典)。四年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典)

煬帝大業元年中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安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通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且(子餘切)末等郡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粮以給之。七年大會涿郡分江淮別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粮會於平壤(高麗所都)。(並通典)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

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

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工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

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至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食貨志。高祖武德中姜行本請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貞觀永徽之際廩祿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萬斛。高宗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京故城通典

明皇至開元國用漸廣每年陝路漕運米二百五十萬斛時李傑奏濬汴州梁公堰以通江淮漕運。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以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切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斗門水淺已有阻碍渡淮入汴乾淺停留上河入洛船艘隘鬧般載停滯備極艱辛伏見舊法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渭南倉安置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等利病疏奏不省通典至開元二十一年耀卿為京

兆尹京師穀價踴貴帝召裴耀卿問以救人之術奏曰若能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上然其言乃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灘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浮漕含嘉倉又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民間傳云用斗錢運斗米其縻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通典）。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運十萬石。[開元]二十七年河東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泥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水至楚州合于江淮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通典）。[開元]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塡淤塞不可漕而止（通典）。盧暉開通濟渠置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天寶]三年左常

侍兼陜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
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通典。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
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唐志。初耀卿
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
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為水陸運使運米歲一百五十萬石唐志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沮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
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
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唐志。及代宗出陜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
用唐志。廣德二年以劉晏頗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
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
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陸運至
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楊州距河陰斗
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江船
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楊州汴河之運積河陰

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輸粟百一十萬石又分官吏主
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唐志。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
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
十餘年矣唐志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
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唐志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為相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
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
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
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
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
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渭橋倉唐志。韓滉復為江淮轉運
使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緡
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
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

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陵人為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唐志。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為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唐志。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請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税以副使孟瀁主上都留後唐志。李巽為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如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寖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唐志。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唐志。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開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劇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唐志。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

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千斛者死而覆船敗
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為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
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唐志。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
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
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
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唐志。及戶部侍郎裴休為
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
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唐志
太祖建隆元年汴都仰給漕運故河渠最為急務先是歲調丁夫開浚
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著為式又以河北仍歲豐稔穀價
彌賤命高其價以糴入縣。二年給事中范陽劉載往定陶督曹軍丁
夫三萬浚五丈渠自都城北歷曹濟及鄆以通東方之漕上因謂侍臣
曰煩民奉己之事朕必不為也開導溝洫以濟京邑蓋不獲已也同上
太宗雍熙四年始并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以右神武將軍王繼昇刑部

員外郎直史舘董儼同掌之上同。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二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上因問汴水疏鑿之由參知政事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曰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于京師仍以亡聊之民悉集于輦下此漢唐京邑民庶其人矣甸服時有水旱而不至艱難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會于天邑舳艫相接贍足京師以無匱乏也唯汴之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大禹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甽以奉巡遊雖數堙廢而通流不絶者百代之後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意乎編長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郤一上乃自除張士遜為之士遜謁宰相王旦於政事堂自言止歷縣道未歷郡事今未領使職頗聞善數旦從容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既去旦語人

曰此轉運識大體士遜後徙廣西河北再忍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云編長

。景德元年宋雄監河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官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同上。天禧三年以崇儀使昭州團練使賈宗户部員外郎薛奎並為制置發運副使郭盛為都監發運司置都監始此同上

。仁宗天聖四年閏五月定江淮制置發運司歲漕米課六百萬石初景德中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其後益至六百五十萬石故江淮之間穀常貴而民貧於是吳耀卿請約咸平景德歲漕之數立為中制故裁減之然東西灾險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人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爲同上。康定元年初以陝西宿兵人命晁崇恐與夏竦韓琦議進取之策奇竦以所晝攻取二策上之至是上與兩府議用攻策歐陽脩上便宜三事一曰通漕運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宜以三百萬石分給關西浚治汴渠按求唐裴耀卿舊跡於大河三門東西置倉陸運於所開山路十八里以避其險卒泝河入渭可紓關中之困又置

沔按求漢高祖入關之道自武昌漢郢襄復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等十二州之地日入關而不絕同上。至和元年王鼎為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居二年遂以為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特遺權貴鼎一無所市蜀悉精吏事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為成法於是勞佚均吏不能為輕重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為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為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為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同上。嘉祐三年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檝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李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三十六後三旬而成舟以通同上。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船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其汴舟詣轉船倉漕米輸京師歲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汴路無風波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

務坌伴事日繁移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以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下矣挽舟卒有道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長編

神宗元豐二年六月甲寅提舉導洛通汴河言請汴城四月甲子起役六月戊申畢工凡四十三里自任村沙谷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發漕運運河長五十一里河兩岸為堤總長一百三里門所占官私地二十九頃已引洛水新口斗門通流入汴候水調勻可塞汴口乞從汴口官吏河清指揮於新開洛口從之同上

孝宗淳熙六年三月丁丑宰執奏事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亦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幾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聖政

總論

攷之詩書如倉積於豳糇峙於申會蒐之備逹于衛境忽有水旱之變則省耕省歛以為施惠會同軍旅之事則資糇粻屨以供困乏不責天下以取辦也自戰國以來兵革不息於是漕輓之術起而竭土地之有無問遠近以應上輸然事已兵休猶不至於甚病漢初漕運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徙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盖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日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

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豊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繫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帝官多役衆唐中睿已後府兵之法壞兵聚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加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為亂所用猶多寶應至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

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
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
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
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
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
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二節江淮是
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
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並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咽
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
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田漕運致位宰
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
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
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使自三門白波
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

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西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西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宋朝置發漕兩處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門舟檝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路如此然而宋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槊如不合便是姦弊大船之運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來宋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漕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

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米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法無水處不如此且時奸吏多雖有漕運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使都無奸計若用直達法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以東南蓄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宋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遣本原大畧如此東萊文

漕法

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

漕數

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時度四百萬石。唐初不過二十萬石

○太宗時河南陝運一百八十萬石。○開元中崔希逸歲運百八十萬石。○天寶中每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劉晏後浸減至李巽乃復如晏之多後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纔二十萬斛通典○宋太平興國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二百萬石豆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千餘斤○太宗時歲漕江浙米四百萬石。○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用發運李溥之請也至天聖四年或增置六百五十是歲以吳耀卿言詔減五十萬石

漕費

秦三十鍾致一石。○漢武伐西南夷率十餘鍾致一石。○唐都長安初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率一斛而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率兩斛計傭錢千。○又元宗時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

用斗錢運斗米

漕運得人

唐有裴耀卿劉晏韓滉。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宗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實我倉廩卿之功也旻曰唐正元中江淮輸米纔十萬石今每歲輦運倍於正元上曰知卿有功類。三司使張方平書漕運十四策富弼讀於上前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悉如所啓施行弼退謂方平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損益必以公奏議為本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宋朝置官

宋置淮南浙江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以朝官以上或諸司使充。至道元年兩浙發運使始於淮南創值廨三年罷發運使自後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景祐元年罷江淮發運司五年復置(會要)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財賦門

役類

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五兩軍師之法此兵役也惟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受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十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豊凶以行役役之衆矣

秦廢井田開阡陌民始困於役商鞅立法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初興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置三老以事相教復勿經役以嗇夫收

賦稅以游徼禁盜賊所以役民者歲不過三日所謂浙戍也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此因秦制也

惠帝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孝景令男二十而始傅以給公家徭役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等不事。武帝天漢四年敷發七利之讁（注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孝昭元鳳中雇役有三品之號（由有卒更錢更過更三品之號）漢末天下大亂民皆役於兵無復制度

至于北齊始定制丁男之役歲不過二旬（又十五以下為少者皆復役）。文宣中九等之戶富者稅其資貧者役其力

後周太祖創制六官掌力役之政令遂分為三等豐年則役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役無過家一人。武帝頒新令制立保正之法以相檢察焉

魏初高宗民無官役豪強誅歛李沖上言復立三長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海內安之

隋文之制歲役不過二十日不役則取其資

唐太宗初置租庸調之役謂之庸歲不過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日為絹三尺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二十日租調俱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自楊炎變而稅法取大曆中一年科歛多者總為二稅則昔日之庸固已在其中矣東坡亦有是言

宣宗之詔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役簿送刺史檢簿輪差則是庸錢已歛而差役猶在民也武德中量其產定為三等九年又詔為九等天寶中勑定户籍每有差科先從高等別籍異居者有禁客户終年者編籍唐之役法蓋亦詳矣

宋舊法雖因唐制州縣之役悉差鄉户坊郭之間或有科配然太祖以來未嘗輕於役民浚河通漕凡以為名上憫其勞日加稟給且立為定式先是多以道路為民為遞夫而太宗乃詔郡國悉行禁止其不忍於役民者如此。興國九年赦江南兩浙荆湖南北人户有丁錢今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其未成丁入老者並與蠲放

真宗時定均役之法所以抑豪強之避徭役也列聖嗣守此意不墜南

豐曾公所謂民或老死而不知加力政然憂憐恻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與一暴役者此也鄉户致力以供上歲月番休勞逸相代吏若徇理不以非法加民則被役之家本無大苦然役人既為稅户家有産業誅求必得吏少廉隅不免侵取此役法之所以弊而蘇公轍所以拳拳言之也科役既多人規避免天下始有不均之患

神宗即位之初詔臣僚集議役法吏議蓋始於此因三司韓絳之請也。熙寧以来始有募役之法錢收上户緡錢以助役加以二分寛剩為水旱之備人立保五以防民姦民以保甲相聯屬而官斂民錢以募役二者若不相病一時名臣如司馬公蘇文忠公極議其免役之失而卒不能奪荆公新法之謀。熙寧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寛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斂之意有司奉行過當增添科出謂之寛剩自六年行役法至今四年本州已有寛剩四萬八千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下當有六七百萬貫寛剩矣書不報。元豐七年計天下免役歲收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而場務之入粟帛之收不與焉。

元祐更差法間有兼募者。紹聖又復助議而差法行矣。初神宗立役錢嘗名為即役矣處名以為助則是未能盡免異時或有補名以行既差役又歛錢於是槩名曰免役以杜塞之。紹聖中詔諸縣毋得以催稅追甲頭保長毋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不得以承帖為名占破使令者坐賦輸錢管催督租州縣輒令陪備輸納以違制論。崇寧初尚書省言民戶既以輸錢免役豈可復差前嘗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於是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元豐舊法有耆長戶丁壯丁三色雇錢耆長管煙火戶長催稅壯長承文引。紹興十年後臣僚言增免行雇役錢充軍須收入總制窠名自後三色無庸錢勸率義役渡江兵興用度不給雇役之錢非復衷旨之舊併與所謂寬剩者皆入經賦而民之應役者如故也。唐人有田則有租今之秋苗是也有家則有調今之稅絹是也有免則有庸今之役錢是也其後併租庸而為兩稅而役錢蓋在其間今兩稅之外復隨稅起科役錢

孝宗乾道元年指揮官户役錢不以品格高下並與減半卻於編户增科。**乾道**三年六月四日聖旨官户與編户一等輸納更不減年將所增科錢委諸路常平司拘收起發由是列户陪增役錢官户於正科之外復納不減半之直是庸錢數陪多取且復役其取九以充耆户長此其無藝者唐人水旱損四則免租損六則免調損七則租庸調俱免今水旱十分去處而夏税役錢未有減免之文。**出田穀**以助義役始於乾道間處之松楊兩都憚於役者也隨役户之多寡量家力之厚薄輸金植田遇當役者以田助之。**撥官田**給當役便民淳熙中邇臣有請計浙西一路共官田一百一十五萬四千七百餘畝欲各以縣分均給諸郡以充義役

官户混差

罷保正以去民害**乾道**間嘗行之矣選官户以通差**乾道**間嘗議之矣卒不能通行於後世

平糴常平義倉

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民有餘則輕之
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人君散之以重輕重斂散之以時則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守國者守穀而已州縣必積委幣於是
縣州里受公錢秋國穀去三之一下令郡縣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
穀價一也以藏於上平糴之法蓋起於此。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
之教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善平糴者必觀歲上中下而糴之使價
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
故雖遇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行有餘而補不足也魏國行之富強。
漢武帝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詔曰古有平糴之法久廢令國
實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議為條制。宋元嘉
中彭城王義康靖令積蓄之家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為制平價人賴
之矣。後魏孝莊時李彪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
餘各立官司年豐則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追明帝神
龜正光之際收實資與人和糴為邊備也。唐天寶中以錢六十萬緡

付諸道穀賤則加價而糴貴則賤價而糶此和糴之始也○故八年自
關內至隴右和糴總一百一十三萬九千餘碩及德宗時至趙光奇家
問民樂對曰不樂曰歲豊稔何為不樂曰雖云和糴其實強取至憲
宗時府縣之督甚於税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此歷代平糴之制也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
農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時蕭望之非壽昌額曰不知權道也○元帝即位
諸侯多言常平倉可罷無與民爭利初元五年罷之○後漢明帝興置
常平公卿多以為便劉般云外有利民之名內實侵刻百姓置之不便
永平五年作常平倉○魏司馬文王時杜預奏興常平倉定穀價○晉
武帝四年立常平倉豊糴而儉糶以利百姓○南齊武帝永明中欲立
常平倉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絲綿紋布外自南徐州至雍
州各出錢市易○後魏太和中置常平倉○隋開皇三年陝州置常平
倉京師置常平監○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五年廢之唐志曰倉部以常平
備凶置令丞監事○太宗貞觀十三年置常平屬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

地粟五年米三年著于令。高宗永徽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元宗開元二年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淮浙劍南地不堪貯積不在此例七年勑關内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餘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二千貫宇文融請以所得客户税錢充常平本至天寶八年自關南道至山南道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三千二百二十碩。代宗廣德中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置庫以畜本錢。德宗建中三年趙贊言常平倉廢三十年請置之時國用促迫不能備常平之積又議税天下茶漆十取一為常平本錢。憲宗元和中詔於州府税地數内十取一二充常平倉。文宗太和中以回易錢置常平倉此歷代常平倉之法也

北齊制人每制出義租五斗納郡以備水旱。陳文帝亦用此法河清中令郡皆置富人倉穀賤時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復糴貯。隋開皇五年長孫平請令百姓軍人當禮共立義倉勸課入粟及麥飢饉即以此穀賑給遂詔州縣置義倉十五年詔義倉止防水旱

百姓不許輕費十六年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一石中戶七斗下戶四斗。唐武德元年置社倉倉部掌義倉。太宗正觀中戴胄言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末途無以支給請自王公以下出粟稻麥納所在立義倉大宗從之令田畝納二升以備凶年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高宗永徽二年詔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至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初元中定式畝稅二升以為義倉故天寶八年自關內道至山南道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餘石。德宗時韋倫請為義倉以得荒年陸贄亦請以戶部稅茶錢均之諸道穀麥熟則平糴以義倉為名無年大利。穆宗長慶中詔義倉所在益用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文宗大和中以天下由義錢置義倉本錢開成中戶部請田別納粟一外添貯義倉此歷代義倉之法也

宋朝市糴之名有三和糴以見錢給之博糴以他物給之便糴商賈以鈔

引給之。太祖建隆中河北穀賤添價散糴以惠貧民自後諸道豊稔必詔諸道漕司增價和糴。太宗淳化中京畿置場增價糴貯近倉令常參官領之歲歉減價以糶永為定制。仁宗嘗以左藏三十萬憑河北和糴之用時韓琦論和糴價匪高於市糴何人肯糶與官。天聖中淮南江浙置制司請計民税米一石量糴四分之一上曰是重斂也不許。皇祐中上曰轉運惟務誅剥以歛歛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爾聖訓。神宗亦嘗以六十餘萬充江淮和糴。高宗紹興中戒漕臣曰以錢給於民宜戒減尅穀輸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矣委提轉覺察飭州縣給散糴錢又詔三弊一本錢不內散二將剩數充苗米三收取加耗也此宋和糴之良法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置常平倉初置糴場。真宗景德中於京淮江浙置倉令轉運司差州縣官專掌之。祥符中諸路常平倉經二年支作軍粮以新者給之。天禧詔出糶上以元價為準又詔蜀廣並置倉。慶曆四年詔天下有支借者以違制論。嘉祐中詔三司支錢百萬下諸路助

糴米又詔天下置廣惠倉給民之不能自存者。神宗時專置一司以掌之分隸戶部右曹郡縣屬之丞貳務用擅發皆有禁及至熙寧中王安石變常平法廣惠倉易散青苗每夏秋已前召人請領令隨稅送納敢息。高宗建炎中詔復常平永勿復行青苗之法此宋常平之法也

太祖建隆中詔諸州縣各置義倉自今稅每二石別輸一斗以備凶歉乾德四年罷之。太宗淳化三年令諸州惠民倉糴稍貴減價以糶咸平中置於福建。仁宗慶曆中詔天下復立義倉時王琪言宜於正稅外每二斗別納一升入於倉從之又詔新義倉止令主三等戶輸之五年罷義倉。熙寧二年詔義倉並廢（倉皆廢）。高宗紹興中曰義倉所以備凶荒比年州縣所侵盜移用或賑不均令戶部措置（賑聖）此宋義倉之法也（宋朝建立常平自淳化三年始義倉自建隆四年始）

總論平糴斂散之法出於管仲李悝

漢耿壽昌言於宣帝請置倉曰常平蓋有受管李悝遺業者矣蕭望之爭議是儒者之不通世務也至元帝卒罷之望之之言果酬何耶。東

都立是倉劉般以為外名利民內實侵刻明帝卻其議而立之又何耶
○魏晉以降廢興不常永明擬常平之制出上庫諸郡錢數千萬市其
求援貸自不從曰米粟而布帛之屬皆在焉是果壽昌之舊乎○隋開
皇中置倉備水旱轉相灌注若衛之黎陽華之廣通洛之河陽而陝之
倉獨名以常平豈斂散之制專行於陝而不行以他郡乎蓋常平市糴
之本在唐元帝時取諸客戶在德宗時取諸茶漆在憲宗時取諸路地
稅在文帝時取諸田易自唐而上不知於何取之開成修常平法淮浙
劍南諸道以下溫不堪貯積其策果可行乎故祖宗以來常平義倉之
法並行不廢淳化中歲穰物賤始為市糴於京城景德中於京東西河
東北陝西南兩浙入路置常平市糴之法其立倉之名初曰惠民至家
淳化則置場為景德之後天下置之始定常平號天禧之數十八餘萬
熙寧以來擇吏以任之置使以糾之此常平之法也
宋太祖建隆中詔天下置義倉官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以備凶歉慶
曆中詔天下之義倉自第五等以上於夏秋正稅外率二十而取一益

於州邑擇其地置倉以貯之此義倉之法也常平載上熟之久久發之救濟之米預為之備糴景德之詔可遵也留歲祥符之詔可稽也

茶鹽

虞夏之時青州鹽絺之貢載於書至於周山澤有虞川林有衡為之厲禁而已鹽人一官不過供王之用度自管仲管山海正鹽筴計煑海之利自一家之食侖合以累之通之于下以富強其國。秦漢以來禁弛太史公貨殖一傳所載猗為氏之徒皆以鹽鐵起家富埒王者吳王濞煑海為鹽而國用饒自武帝事征伐則用匱於是孔郡咸陽斡山海募民煑鹽官給牢盆私犯者斬左趾洪羊維之而鹽鐵之官數十布在郡國。昭帝即位賢良文學之士皆對願罷鹽鐵而洪羊以為安邊足用不可廢孝元時雖因諸儒之言不與民爭利既罷而尋復。後漢張林亦請官自鬻鹽建安初衛覬請置監鹽官。魏武從之。陳文帝時孔奐奏立煑海鹽稅。後魏弛鹽禁與民共之而富豪之家來勢占奪后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後周文帝置掌監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

化之三曰形塩掘地以出之四曰飴塩於戎以取之百姓取之皆有稅。隋開皇通塩池監井與百姓共之。唐塩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隷度支天寶至德間每斗十錢乾元元年中塩鐵使第五琦初變塩法近諸州榷塩鐵使盡榷天下塩斗加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及兵興劉晏為塩鐵使因民所急而稅之乃上監法輕重之宜因舊監置吏亭戶出本商人縱其所之舟所過州縣有稅晏奏罷晏之始制也塩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塩居其半迨順宗時李巽為塩鐵使初歲之利如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時已稅茶志云天下糶塩稅茶其嬴六百六十五萬云穆宗長慶中張平叔請官自糶塩又請將塩就其糶易又請以塩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又請據口團結使其四季輸錢韓愈上言以為郭外少錢糴塩多以雜物貿易或賒貸徐還令人吏坐鋪非得見錢必不敢受貧者無從得塩自然坐失常課人吏以塩官家至戶到而糴必索百姓供應又刺吏縣令職在分憂豈可以塩多少為之升黜又據口給塩貧家或有淡食者則官吏必用威刑平叔又請行此策有商賈喧呼者重法禁

之聋瘝孚議曰絕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事必不行議遂寢○初德宗之時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奉天之幸旋即悔罷及正元中張滂復奏行之然十才稅一歲得錢不過四十萬緡耳至穆宗時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鹽鐵使戶部分領之李珏已言其不可其後王涯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令孤楚代之納榷如武宗時必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重稅或掠奪舟車崔珙之搨地錢于悰之剩茶錢公稅加重私販益起而罪有論死者矣迨五代晉天福中以百姓犯鹽禁乃以食鹽錢於諸道計戶配之作五等自一貫以至二百乃令人逐便興販其後鹽貨頗賤斤不上二十於是又重置稅焉五代會要張方平言周世宗以河北鹽課均之兩稅有鹽蓬錢及仁宗時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方平以爲弗推鹽也○宋茶鹽之禁承五代嚴酷之餘治太祖肇興日從寬簡建隆之初首寬鹽禁私犯者或更以輕興僞蜀鹽價既高特命減之以優民開寶七年有司請高湖南茶價上以困民而弗許也太平興國中罷昌州虛額鹽萬八千餘斤淳化中許茶商於

出茶處市茶自江之南悉免其筭景德中有司條制茶事過為嚴急帝諭之使裁損又臣僚請於興元置榷茶場帝以擾民而弗許天聖七年上言者請更議茶鹽之法帝謂輔臣曰茶鹽民所食而强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衆但以贍養兵京師經費尚廣未能弛之耳（國朝會要）慶曆三年詔議者多言天下茶鹽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掊尅之政常抑而弗宣慮有過取而傷者（皇朝編年）嘉祐四年詔山澤之利與民共之遣使就問皆驩然願弛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又於歲輸裁減其數刻去禁條俾通商利皇祐中詔三司觧鹽通商因范祥之議也（合在嘉祐並會要）宋陳執中在西府乞寬茶鹽之利富弼在諫垣乞弛茶鹽之禁歐陽脩在館職乞通茶鹽之法

榷茶

茶之有税起於唐之趙贊茶之有榷又起於唐之王涯如王播裴休皆主榷茶之議者國家百年茶法之變不知其幾始嘗榷筦矣又嘗行射帖矣又嘗罷射帖而行交引矣又嘗正三分法矣十分茶價四分給香

藥三犀象茶引別以二十一色四朝志云茶法皇朝編年及至天聖元年改茶法官收淨利錢聽人戶興販自天聖以來屢易至嘉祐始行通商雖議者以為不便然更法之意則主於優民也東南數路皆通商唯蜀中獨禁榷崇寧中蔡京大改茶法仍舊禁榷園戶歲鬻於官商人於榷貨務入納給引咸平元年茶利錢百三十九萬餘貫五年六榷務十三場榷茶引之息百四十萬餘緡王安石曰仁宗時茶法極弊歲猶得九十餘萬貫政和中收息至四萬萬貫有奇

榷鹽

榷鹽之議成於漢之孔僅桑弘羊至唐而劉晏第五琦皆主榷鹽之議者至宋朝榷鹽惟海鹽解鹽最資國用鹽有出於井有出於海有出於池其大畧三種其外又有出於石者又有出於木者品類不一蜀中之井鹽自贍一方海鹽方國初鈔法未行置倉於建安箄轉米入倉空船載鹽散於江浙諸路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解池之鹽朝廷專置使以領之然有契丹西夏之鹽常參奪解池之利大抵海鹽井鹽則用烹煉

而人力可為也解鹽既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南風起而鹽乃熟此資於
天者也國家天下十八路而鹽之所出者十二路。淮南。河北。河
東。陝西。兩浙。湖北。福建。廣東。益州。明州。梓州。夔
州是也為池二監十場二十二井八百二十二歲入之多有兩稅之外
莫大於鹽利祖宗鹽利大率二千餘緡。仁宗時議臣欲榷河北鹽張
方平言為河北再榷鹽也周世宗嘗以鹽課均之為兩稅矣仁宗納其
言而不行其後章子厚為相而再行禁榷矣蔡京秉政尊利罔民使商
賈入納於官自此為鈔鹽法然而法數十日一變暨法既及鈔不可用
商賈折閱此海鹽之一變也蓋徽宗時雨水不常防固不密而外水入
解池不復成鹽遂失課息後始興工車出外水此解鹽之一變也今則
曰閩廣於官鬻淮浙江湖則通商然則茶自嘉祐收淨利均之茶戶謂
之使自興販矣而蔡京又復榷茶此榷之又榷者也河北鹽自五代均
之稅戶而通商矣章子厚復行榷鹽之法此亦榷之又榷者也在宣和
時淮南鹽利自千五百萬緡今淮南鹽利亦同

再考宋朝茶

宋之茶唯川陝廣南茶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榷犯者有刑淮南六州官曰為場十三置吏以總之黄州麻城場蘄州洗馬場石橋場王祺場壽州霍山場麻歩場開順場舒州羅源場大湖場光州商城場子安場光山場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户其茶皆課園户輸貢或折税以備榷貨務商旅等請也其在江南十州(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江西五軍(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兩浙十二州(蘇杭越明婺處溫台湖常衢睦)荆湖八州(荆潭鼎澧鄂岳歸峽)福建二州(建劍)其茶皆轉輸要會之地其六道州軍皆置榷務或買或折迨至宋

[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筆談)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删定禁法。[淳化]二年許商賈就園户買茶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四年行交引法罷貼射又罷榷務。[仁宗天聖]元年改三分法復行貼射法改淮南山場茶法官不收買聽入户興販收淨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入便見錢於所在給之(同上)。[嘉祐]三年時臘茶之禁尤嚴於已賠罪者衆茶法屢更歲課日削宰相陳通商之法

命即三司置局議之。四年韓絳及三司言宜納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民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無筭後以賦茶戶錢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四行天下矣(續通鑑)。神宗元豐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王子京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遂榷聽通商自此茶戶售客之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稅錢極微南劍州亦出二十餘萬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乞借豐國監分十萬緡為本並從之(長編)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增廣茶法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西賣茶為場三百三十二熙寧七年稅息分四十萬緡元豐五年五十萬七年增羨至一百六十萬緡詔定以百萬緡為歲額除充官經費外並儲陝西以待詔用(食貨志)。高宗紹興二十五年言者請於產茶地分差官置場收買庶免私販之患上問宰執曰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秦檜曰都茶場三處共得二百七十餘萬貫上曰比承平少陝西諸路其數止如此(小曆)

交引

太祖乾德二年諸州民有茶附折稅外官悉市之許民於京師輸金銀錢帛官給券就榷務以茶償之後以西北用兵又募商人入中粟麥竹木於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許就沿江榷務自請射茶郡所入直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即給券百千謂之加擡然商人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鬻於茶商百千纔得二十餘緡謂之實錢輦下坐賈遂專蓄交引以射利謂之引鋪歲月滋深沿江茶務交引坌至茶錢充給計歲入新茶三年不能償其弊如此。至景德三年邊陲罷守言事者多言榷務非便乃命鹽鐵使林特議更其法特請依時價官收交引每茶價及百千者官收實錢五十千其執見交引至務者量抽十之二行之一年。真宗又命三司同較利害特等請罷比較茶法商旅無疑惑四年特等以課增遷官

茶課

宋茶利除本外淨入錢榷時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餘貫。

咸平元年一百三十九餘萬貫。始行交引時諸州鹺茶錢一千百萬斤別以二十一色六榷務十三場收息百四十七萬緡。又云景德三年前歲收錢七十三萬餘貫自林特改法官收交引後行之三年共收七百九萬貫

群書考索卷五十六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茶鹽類

貼射法

宋初許商賈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謂之貼射法。太宗淳化三年始行之四年罷。仁宗天聖元年復行之行之三年利歸大商乃詔孫奭議罷。皇祐三年算依舊只用見錢

罷茶貢

咸平二年每歲進茶並停罷初貢茶者三十餘州踰數千里有歲中再至者上憫其勞擾故罷之續通鑑

立三等茶法

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利取太源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輕久於是為三法行之數年貨賄流通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材惟恕為稱首後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法浸失後雖屢變非恕之舊法也（筆談）

筭茶三說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改之尚未盈舊額世傳筭茶有三說法者使三說者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此乃三分法其沿邊入納粮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後又有并折鹽為四分法皆非三說予在三司求得舊二說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一說以此商人競逐趨爭先赴邊博糴故邊粟常足此良法也（沈存中筆談）

立法便民

太祖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庫重異於常歲請高其價以鬻之上

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舊制勿增價值訓實○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初江淮諸州官市茶十分之八餘二分復稅其什一然後給符聽其貨鬻商人旁緣為姦踰江涉淮頗紊國法轉運使樊若水請禁之仍增所市之直以便民同上

賞禁便民

真宗祥符九年謂王旦曰茶塩之利要使國用不損民心和悅卿宜熟思之乃詔御史中丞凌策與三司同共定集務要茶園塩亭戶不至辛苦客旅便於興販百姓得存食用編年○仁宗天聖元年三月辛卯改淮南十三山場茶法官不收置聽人戶興販收淨利錢其客旅聽於在京入便見錢於所在給之三年十一月己酉朔罷貼射茶法令河北沿邊入中粮草而給以見錢香茶三色交鈔往十三茶場筭茶編年○嘉祐三年韓絳等詳定榷行茶法初何鬲上疏言今榷茶刑頗煩而不能禁戶以久官為置場務而諸費世其中顧歲入官之初今請一切通商收諸處淨利所過往之稅歸榷貨務以還沿邊入中粮草之直誠足以疏利

源寛民力韓琦相寛卹民力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言行録。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言案成都路茶場正令産茶州縣元置場處依未置都茶場日前任便販賣從之長編。高宗紹興二年七年進呈王師心劄子荊湖南北路乞改茶引事上曰茶塩禁榷本為利用取須若財賦有餘則摘山煮海之利朕當與百姓共之聖政

總論論榷山有三弊

夫南國土疆山澤連接遠民習俗多事茶園上則供億賦租下則存活妻子營生又給更絕他門及其官榷茶山利歸公室衣食之源日削採造之役歲增課額既漸虧刑罰又屢及以至貼田賣屋力辨課程物産既空死亡無救所以出茶之處郡縣凋殘民不聊生職由於此其弊一也禁榷之地法令大嚴銖兩之茶即該憲網公私追擾獄訟繁興大則破族亡家小則身填牢獄州縣公事太半為茶朝禁夕刑繫縲相繼戶口由茲減耗田野為之蕪萊蠢爾蒸民墜於無告獄連禍結莫甚於斯其弊二也茶貨在山同夫五穀事待變養即獲滋豐及夫朝廷榷山鄉

原失業茶户逼於寒餒日有逃亡者茶園陷于奸倖歲有荒廢者年華
漸久殘破益深眷彼靈苗翻為茂草追呼覺察已失課程雖欲改張墜
廢安可其弊三也張洎上太宗端拱二年

論改法有五利

夫先王創制貴在通行規利竭民政斯濫矣摧一弊法舉而棄之則委
頓者獲全流庸者盡復東南郡縣百萬遺甿送死養生得安舊業其利
一也造茶之户既專物產必能經營地利愛養茶園封殖窠條防護山
澤十年之內茶貨大與通商惠農王賦增集其利二也榷山既放密網
減除愛人而義在必行盡○而民將不犯普天之下實省刑章利用厚
生莫先於此其利三也比來般運盡出公家涉歷江湖接漕河洛方舟
巨艫經途萬里風濤沒溺官吏奸偷陷失茶綱比歲常有若行放法此
患自除其利四也國家榷買茶貨歲入無窮堆貯倉場充積州郡及乎
出賣之際則太半塵腐積年之後又多至焚燒今若許放榷山任民貿
易則國中求無棄貨天下咸喫新茶惠潤公私實為要道其利五也同上

通商以收租

世之所貴家之所蓄則非有公茶何者公茶濫惡不味於口故也百歲之春芽者既撥焙者既出則吏呼而買之民輓而輸之矣民之淳或以利而姦也吏之察或以賄而閒也於是乎行濫入爲草邪木邪唯恐器之不盈也壅邪煤邪唯恐行之不昂也商華而行或不售也則敗者鮮矣倉儲之久或腐敗也則水火乘之矣是以邦之衆布竭於市估而積之亡用之地息未收而本或喪矣若東南列郡則吏自斤賣課不甚多時或不登焉而民之自用常數倍矣求有甚遠價有甚貴而人爭取之者美味也塗有甚險法有甚重而人爭殺之者厚利也兆按之使捕逐之卒日馳於野縣頳之吏鞭背之人日蒲於庭愁怨愈多而姦不可禁督責愈重而利不可畢勢之所運未如之何也已今日之宜亦莫如一切通商官勿賣買驗其自為而籍殊茶山之租料商人之稅以此較彼途一致耳商人自市則所擇必精則價之必售價之售則商人衆商衆則入稅多矣又昔之所以披草莽懷兵刃務私販者禁嚴故也既已通

商則當安行爽路自實官府亦入稅多矣況不滯本泉不煩威獄利用
便人莫善於此（李太伯文）

再攷本朝鹽

產地

陝西鹽初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北方全藉之其為鹽如耕種蹺為畦隴圍塹其外以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其謚為顆周官之所謂盬盬是也

青州鹽出於東海○幽蘇大同橫野有鹽池其鹽出於北海○嶺南鹽出於南海○劍南西川鹽出於井○永康軍鹽出於崖○并州鹽出於地是為鹵池○湖中鹽出於水又有出於石○西夏鹽初唐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洪靜池○會州有河池其鹽青○

品目

鹽有四種一末鹽海鹽也其次顆鹽又其次井鹽又其次崖鹽（會要）○天

禧五年鹽有二類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盬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煑海或煑井或煑鹻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

引池為鹽

曰陝西解州安邑斷池墾地為畦引池浹之鹽成籍州及旁州民給復謂之畦戶總三百八十戶復其家戶歲出夫二謂之畦夫以歲給戶錢四萬日給夫米二升歲二月墾畦四月引池為鹽八月而止

煑海為鹽

曰京東河北淮南兩浙福建廣南凡六路其煑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戶或謂之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受錢或折租賦兩浙又役軍士煑焉在京東曰密州丁州河北曰滄州濱州淮南曰通泰楚海州漣水軍兩浙曰杭秀溫台明五州福建曰福漳泉三州興化軍廣南曰南潮惠廉化瓊崖儋萬安九州○

煑井

則川陝四路大為監小為井監則置官井則募士民或役衙前煑之益州路則綾綿邛眉簡嘉雅漢八州梓州路則梓資遂合戎榮果普昌渠瀘十一州富順監利州路則閬州夔州

路則夔忠達萬黔開渝七州雲安軍大寧監○顆鹽則河東幷州之永

利監（會要）

賣價

凡顆鹽末鹽皆以五斤為斗顆鹽賣價每斤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斤自四十七至八錢有三十一等至道末賣顆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一百六十三萬餘貫云（通鑑）

場鹽

末鹽自杭州明州各兩監溫州兩監福州一監共七監秀州一場通州八場泰州一場海州三場溫州一場台州一場瓊州一場共十六場泉州廣州各一倉泰州二倉通州楚州各一倉共六倉鹽井六七百五十五（會要）

交引

入中芻粟於沿邊以券至京師江淮給鹽茶謂之交引又眞宗時林特請依舊於京師入納見錢金帛交引於解州取鹽亦謂之交引交引即

鹽鈔但隨時命名不同耳○咸平六年林特言筭射觧鹽於唐鄧十二
州軍貨賣合納見錢應副陝西支用○景德元年三司定唐鄧十二州
軍商鹽依西鹽價例於逐處州軍入納見錢發引赴觧州榷鹽自此救
行以來觧鹽交引至少並無納到錢物虧損官中課利臣請依舊在京
榷貨務入中金銀錢帛交引於觧州取便於他場須鹽依舊只於唐鄧
十二州軍破貨即不得帶過陝西陝西州軍入納錢銀粮草依舊兩地
請鹽只得於鄜延二十五州軍貨賣不得帶入商州唐鄧如此則在京
與陝西各得載錢文用三司計定請如所奏○【舊制】陝西秦延環慶渭
原州保安鎮戎德順軍聽商人入中粮草筭觧鹽自康定後入中者皆
以交引於在京榷貨務給見錢銀絹𢖍商與官吏通弊以邀厚價歲耗
官錢不可勝計度支郎中范祥建言令商人止於延環保安等州軍於
青鹽池許商人入中觧鹽官自出賣餘並通商重青鹽之禁以詳為制
置觧鹽使歲課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以計置入公邊九軍州一百二十餘
城出粟量計入可助十分之八餘則責辨本路轉運司罷在京見錢交

引法以實京師行之十歲歲減搉貨務緡錢百萬公私以為便縣官可
擯見錢京師商尹坐龐厚利會要

鈔法

[仁宗]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均賣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鈔至解州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又省數十郡般運之勞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主人鹽斤不過三十五錢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存定故至今以為便也筆談

新舊鈔

[仁宗]嘉祐四年先是入中芻粟多虛估歲損官課至是范祥改法抑之其券已在嘉祐以前者每券别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南渡]已來每因闕用則改新鈔以幸入納之實第苟目前不知利權悉為商賈所持紹熙五年乃行對帶法除去積年之弊加以出剩立為分數許人納不對帶二法並行出入有常始不為巨猾所制矣

官鬻本末

[仁宗天聖]三年上書有言縣官自榷鹽為害請通商以寬民力詔罷三
京二十八郡榷鹽聽商人入錢若金銀於京師榷貨務交鹽於兩池○
天禧制聽商人入錢要京師及淮浙江南荊湖易鹽及景祐三年言諸
路博易無利罷之至康定初復令入中陝西加數給東南鹽（國朝制令商入芻粟
邊地以券至京師支見錢茶香藥犀象等謂之三說法又間支鹽以代京師見錢）○[慶曆]二年又詔入中者持
券至京給以錢銀不願受金帛者與香藥茶鹽惟其所欲東南鹽利特
厚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沿邊入中芻粟多虛
估勝前數倍京師鹽又為商人折御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皇祐二
年止六萬商人但以錢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王堯
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而入中之商先得於未受鹽者每芻粟直十萬
止給鹽直七萬又令入錢十萬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高宗]紹
興二年川陝茶馬趙開做[大觀]東南鹽法置合同場鹽市驗視稱提與
茶法大尋相類（徽宗大觀鹽法未詳然觀趙開行於川者即東南之法可知矣茶法見鹽類建炎二年置立）

茶課入數

宋至道末賣課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錢一百六十三萬餘貫其後惟顆鹽有定額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不常歲為錢大約一千餘萬緡惟末鹽自抄三百萬緡以供河北邊糴宜和時淮南鹽利歲入一千四五百萬緡兩浙七八百萬緡

河北鹽首末

唐自兵興河北鹽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者歲多及曰洪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唐志。後唐長興四年鹽鐵使奏每年人户蠶鹽並不許將帶入城侵奪課利。宋寶元三年四月詔河北諸州鹽法並許通行量收稅錢六月除河北榷鹽令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是也豈非再榷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

陜西鹽首末

宋舊制陜西三十五州軍京西十州軍許民買解鹽餘皆榷之。慶曆元年議者以輦運之役困於軍民不若商旅入錢散鹽上命龍圖閣學士盛度與三司議之度言太宗通商鹽而太祖開國之初免河北鹽至真宗弛郡謂榷而民便之今請以見錢輸在京榷貨務就池給鹽其利有五方禁商時官自輦運兵無疲勞今無此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不役軍户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沉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沙泥今得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富家多藏不出今商人歲出緡錢五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監軍人畦夫役作之給五利也上善之曰此有利於兆民朕何愛也遂詔弛三十一州軍榷而行之

寶訓

郡羨餘

真宗大中祥符陜西轉運使張象中言安邑解鹽兩池見貯鹽三十餘籮都三億百八十餘萬斤切慮更有遺利望行條約真宗曰地利之阜

此亦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寶訓

去昌州虛額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昌州屬川七井歲有虛額一萬八千餘斤罷之先是開寶七年知州李專以掊斂市恩務變其法因廢諸井薪錢乃於歲額外增稅鹽仍課部民䕠之民素不知其事甚以為苦雖破產猶不能償其數以至流移入他郡戶口日以減耗至是本道轉運使列其事於三司以積年之征不可遽免乃均於部民作兩稅例出錢米以輸官太宗不從盡令蠲之寶訓

罷兩浙鹽禁

真宗皇帝咸平二年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以自給捕死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罪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千萬家飢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秋成當任舊法編長

減蜀鹽井課

慶曆六年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王堯臣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上善其對五月裁卭州鹽井課歲額緡錢一百萬長編

革西川弊原

孝宗淳熙六年劄子云陛下凡蠲減四川酒課凡四十七萬二千有奇鹽井虧損四十九萬九千有奇茶引錢一十五萬二千有奇全蜀生齒蒙被聖澤感激流涕然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制置總領茶馬三司同所屬司分深思遠慮申遂時考察之禁嚴三歲推排之法痛絕弊原以增虧裨毋損於公無傷於民心其講究長久善後之策以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福建鹽首末

寬商禁

太宗興國八年除福建鹽禁。仁宗嘗謂輔臣曰鹽利至薄朕欲通其

禁便民間販易王曾等對曰塩利歲入甚厚縣官又賴其助不可遽弛他日國用有餘議除其禁可也上以為然。[高宗]紹興十七年五月丙寅上曰近有布衣言福建塩法利便朕謂法或未便須議損益祖宗成法倘利於民自當永久遵行何俟改作。[紹興]二十七年福建提刑吳逵定塩綱之數上四州并屬縣共般一千六百萬斤據地遠近裁價比舊減三分令官自鬻不許敷民舊漕司取放州縣號增塩錢斤二十八文今減九文提舉司收吏祿錢一文亦減三文餘漕兩司皆不許責塩以侵州縣課轉運司塩本錢亦減雖民力稍寬而州縣無以供百費且尤非漕司之便次年輿論復從有旨下本路相度更定提舉張汝揖奏請行久法上問陳戍之對曰福建山溪之險細民冒法私販恐不盡請鈔有虧課額上曰中間福建曾用鈔法末後復罷大抵法貴從俗不然不可經久先是福建總論鈔塩錢三十萬緡既而與減八分自此轉運司及州縣少寬不復科責於民矣

罷放福建上四州民戶塩

乾道四年三省同奏 聖旨訪聞福建路建劍汀邵四州軍科賣鹽搔擾民戶至於無本起綱白行敷斂重困民力深可矜憫可將本路抄鹽二十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鹽錢并將椿留五分鹽本通融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前賣鹽為名依前科敷搔擾令戶部散榜逐州軍曉示仍令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許人戶越訴監司按劾聞奏重置典憲施行

除放福建上四州鹽本錢

乾道四年臣寮上言訪聞上四州拖欠鹽本等錢自紹興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計五十餘萬自隆興元年至乾道三年亦四十餘萬漕司不知久近衮同拘催前後積壓因緣為姦民力空窮困於追索新欠舊欠拖滯不前徒掛簿書實無從出臣愚欲望 聖慈矜憫州縣煎熬民間不易止附常平積欠官物及諸軍抱欠酒錢並已放免符降睿旨將紹興三十二年以前積欠鹽本等錢並行除放

罷廣南榷鹽

淳熙十年詔節聞廣南在數千里外朕甚憫之塩民資以食向者官利其羸轉而自鬻以為民病朕遣使詢得其利害始為之更令俾通商販無令官鬻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為何者官吏妄貪巽時悉出於此一旦絶之必浮言胥動毀我裕民之政仰監司守令均以為民朕有善意類撓而壞之可乎自此或有此必實之法

均廣西塩數

淳熙六年臣寮上言切見廣西州郡恃塩以為命而制其輕重之權者轉運使也然一路地理之遠近舟車之便否戶口之多寡商賈之去來郡異而縣不同如邕宜融等州民戶稀少不通行旅所賣之塩不過本處而常患數多昭賀之林賓柳等州當東西水陸要衝食塩既多益而發泄而常悉數少欲望我聖慈下臣此章於運司使之度一路利便之要別行裁定於公家無所虧於民閒無所害實為一方久遠之利

罷通州敷塩

曰切見廣西敷賣食塩已行住罷臣謂廣西敷塩尤官獲其利今通州

縣斂鹽無一毫之利止是公吏鋪戶籍以年利擾民因循不革以其父爾欲望

睿旨下淮東轉運司將通州均斂人戶買鹽取見諳實自下住罷之

究諸路鹽場利害

淳熙乙未郊祀赦節文勘會諸路鹽場昨緣不依時支散本錢及有臧尅之類數有歲額不敷去處累降指揮約束尚慮奉行不虔仰諸路提舉司常切遵守約束所部須管依時支給不得減尅如有違戾許亭戶越訴將當職官吏按劾以聞

循祖宗成法

高宗紹興十六年六月丁未進呈淮東鹽課增羨推賞事上曰法不必改只循其常若更易雖有少增羨次年必虧大抵民食鹽每歲如此變

總論

洪範五行水曰潤下作鹹此鹽之根源也水性周流無所不在如青州鹽出於東井幽薊北海嶺南兩海皆出於海鹵蜀西川出於井河東出

於池如解池塩之尤著者大畧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河北則[illegible]
地求康軍則出於崖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自禹貢青州貢塩
絺此海塩之見於經三代塩雖入貢與民共之及管仲相齊始興塩筴
以奪民利漢興雖除山澤之禁至武帝時用洪羊孔僅祖管仲之法於
是始行禁榷自後隨時更革或寬或急然塩禁終不可得而罷論其作
俑則圖近功而奪民利管仲獨得辞其咎乎論禁榷之利惟是海塩海
池最資國用如蜀中之井自贍一方之用無與於大農而天下悦之。
宋朝就海論之則淮塩之利最重國初鈔塩初行是時建安軍置塩倉
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
載塩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塩資般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塩其利
廣而塩榷最資國用解池之塩朝廷專置使以領之北方之塩盡出解
池當時南方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而南塩管得其人則其害少惟
北塩有契丹西夏之塩常相參雜奪解池之利所以宋朝議論最詳大
抵解塩之味不及西夏價直西北之塩又職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塩

國家常措置關防西夏常護視入中國界大槩海鹽并鹽以煎熬而成必資人力如解池之鹽則如畊種疏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必俟南風起此鹽乃成風一夜起水一夜結北風皆坐食鹽如風不起則課利遂失至徽宗時如兩浙之鹽多有變更自蔡京更政貫轉般倉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自此為置鹽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日時各隨所適之地遠近為差蔡京專利困民率數十日一變鹽法既變則鈔鹽亦不可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商賈折閱甚多【此海鹽之一變也】解鹽緣【徽宗】初年雨水不常圍墊不密守者護視不固為外水參雜不復成鹽所以數年大失課利後大興役東出外水漸可再復【此解鹽之一變也】若論禁榷之利天下之鹽固皆禁淮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宋朝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鹽無榷。仁宗時議者欲榷上不許。神宗時荆公章子厚亦欲求榷。神宗亦不許自後子厚為相方始行禁榷犯刑者其多盜賊滋起河北所以不容榷蕪河北之鹽又與其他不同并鹽則不過

一井解池則毫釐封守海塩則必待起爐皆非一旦所成故可禁察惟河北鹵地甚廣非可墻籬封守又纔煎便成所以最易犯禁自章子厚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盜賊愈多河北風俗慓悍小人規利又輕於犯法此所以不容禁也東萊文

福建舊塩課名色

福建下四州有産塩鈔一歲所入四十餘萬緡漕臺倚之以集大事自建劍汀邵九歲運一百七十餘綱況時吏緣為姦廣拋數買之數以催下戶推見存之數以備倉卒謂之長生塩民不願請則納所放之半直以歸陪於官官復儲之別所謂之還寬塩民困科買有破産者後高宗減福建認鈔錢八分遂不復科賣

群書考索卷五十七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木石山人劉 弘毅 校正

○財用門

酒類

[酒]者先王所以供祭祀以行禮祭也

[古]有醴酪特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絶旨酒曰後世必有酒亡國者後[殷紂]果以酒敗也

[周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酒誥)。

[成王]時周公誥群臣曰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酒誥)。

[周官]萍氏掌幾酒謹酒鄭司農釋云幾者幾察沽賣過多及非時者謹

者使民節用而無彝也秋官

漢興有酒酤之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文紀注○

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本紀○後元年詔戒為酒醪以米穀者多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本紀○後元年夏大酺民得沽酒本紀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合聚飲食為酺○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本紀

昭帝始元六年詔郡國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酒榷均輸等官無與民爭利弘羊難之於是丞相田千秋奏宜罷郡國榷酤酒○秋七月罷榷酤令民得以律占租本紀及通典

宣帝時復禁民酤通典○五鳳二年詔諸郡國二千石勿擅行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由是廢鄉黨之禮非所以導民也○三年賜民大酺五日本紀

元帝時賈捐之上書曰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科以佐用度

猶不足而人困矣

王莽時魯匡言鹽鐵錢布皆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後設六管之令命縣官酤酒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本傳）

後漢末曹操表奏酒禁孔融爭之。

陳文帝時虞荔以國用不足奏立榷酤之科天嘉中二年從之（南史）。

後魏設酒禁（本志）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本史）

唐初無酒禁。

肅宗乾元二年京師酒貴帝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唐志）。

代宗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

大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唐史）。時關輔旱裴諝入對帝問榷酤利歲入幾何諝曰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以仁義何以利為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本傳）

德宗建中元年罷酤戶稅。三年復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醨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奏罷榷。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免其徭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憲宗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元和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戶部奏准勑文如酤戶出榷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其中或有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榷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仍限起請到後一月日內處置訖申奏從之。元和十四年五月湖州刺史李應奏先是官中酤酒代百姓納榷歲月既久為弊滋深伏望許令百姓自酤取舊額仍許入兩稅隨貫均出依舊例折納輕貨送上都許之

文宗太和八年二月九日勑節文京邑之內本無榷酤自正元用兵之後費用稍廣如定戶店等第令其納榷殊非惠民今後特宜停廢會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為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

户逃酤不在焉唐志

武宗會昌六年九月勑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過闗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宜從今已後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内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兼不得沒入家產會要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近鎮麴法復榷酒以贍軍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唐志

宋制承季唐舊制官中造麴蘗酒皆有榷事畧

太祖建隆二年漢初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上以周法尚峻壬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私市酒麴减造者之半通鑑。乾德四年以京城民酤釀者規利頗多命有司討其麴蘖之用定其價直併給升量之器寶訓。開寶二年

減西蜀之麴價

太宗興國七年詔曰昨言事者以川陜諸州榷酤謂其使於民而足佐用度朕不得已而聽之比聞民庶頗懷咨怨遣使廉之備得其實況失遵之未遠用改調以從宜其除諸州官措置榷酤舊造麴鬻仍除益州歲增麴錢六萬貫寶訓。雍熙元年賜京師大酺三日。淳化二年罷錢淑時兩浙諸州民户所欠酒直。淳化五年詔應天下酒榷募民掌之減常課十之二使其易辦勿復遣吏與其間既而有司言歲課無幾願一切罷之但責麴收其直詔從其請元龜

眞宗咸平五年十一月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榷之課時士衡言陝西榷酤尚多遺利今西鄙屯戍至廣經費實繁望遣使經度其事可濟邊用而不擾民故有是命由是歲增錢二十五萬爲通鑑。景德元年户部判官李昉等上言江南諸州所增榷酤錢頗爲煩擾蜀歲歉已各罷之。二年李昉言江南兩浙荆湖路亦望停寢俟歲稔如故初制置茶塩奏議規畫此制以助軍旅

之費至是。真宗覽昉等奏亟命停罷仍詔羲等自今榷酤之課悉仍舊勿復增益實訓。景德四年四月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榷酤屢有奏報且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課利為功煩擾特甚上曰酤釀當有定制旦曰諸州雖各有元定酒數然隨時增益不已上曰地產財賦及民間費用固不能相絕課利豈可歲歲增益此特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朕甚憫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通略

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丁巳禁增置酒場槩費穀麥十二月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其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他人雖欲增課以售勿聽主者欲自增委官吏變異時不至虧負然後上聞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羣飲節用之義故條約之通略。天聖元年王軫言諸路酒務先繫買撲每歲課利多有不登望復許百姓買撲三司詳定所奏長編。慶曆元年三司言兵支屯陝西而軍不足尤藉天下酒榷之利請較監官歲所增課特獎之奏可長編

英宗四朝志曰榷酒之利以給養兵之費然其弊也酒直屢增而糟醇亦取其贏焉。治平四年詔近復村酒場抑民市酒者罷之

神宗熙寧三年詔諸郡節序毋得以酒相饋。熙寧中荆公用事散青苗以取民之利使新進少年布滿州縣張酒肆廣聲樂多方招誘謂之設酒令之酒課沿荆襄而下至于兩浙其額重矣在城府有都酒庫又有贍軍庫在官者若課額之不登乃科配於市户在鄉者使買撲為坊籍其脚户月有定額有會客者則敷以常數有私醞者則陷以重辟至若縣官之月椿上供又有數供黄麯錢為名其實白取之也。熙寧四年正月詔三司應買撲酒麯諸坊場錢每千納税錢五十仍別封椿以禄吏

徽宗政和二年杭州更置比較務。四年兩浙漕司亦請置比較務定課額以釀酒收息增虧為賞罰志四朝

高宗紹興八年四川安撫制置使胡世將於成都潼川資普廣安五處創清酒務是年收息錢四十五萬餘緡

孝宗淳熙三年十一月戊申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准
陛下肯軫民瘼同仁萬里卹念四蜀酒課虛額之弊公私力屈根抵可
憂六月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四十七萬為蜀民
代補贍軍折估之數。戶部狀照對犒賞諸酒庫昨來差官提領日
每歲起解戶部爭息錢四十萬貫開有分趁辦不足亦不下三十餘萬
貫戶部近年指准補助經常支遣近緣淳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承降
指揮府庫撥隸州軍之後至年終諸州軍納到錢一十八千餘貫。紹
熙元年分諸州軍納到錢二十一萬七千餘貫并次年補到三萬八千
餘貫及紹熙二年正月一日至八月十日終諸州軍納到錢三十萬二
千貫緣為起發息錢虧少遂申降到今年十月四日指揮專委兩淮漕
司拘催去今又兩月餘日其漕司不以為意催督所有紹熙二年分歲
止十二月十日終通前共起到錢一十五萬五千餘貫本部切詳上件
犒賞酒庫共六十三處散在兩淮州軍今歲將及年終雖本部不住催
督止起一十五萬餘貫以此可見州郡將諸庫納到息錢占吝不發侵

移變用今且以淳熙十三年酌中年分納到息錢三十二萬七千餘貫較之三年已虧計發錢四十六萬餘貫若不別行措置切慮歲久愈見虧損國計今相度欲將兩淮諸州犒賞酒庫就委本部郎官緣酒坊繫屬右曹欲委自右曹郎中提領提置長貳得以同其檢管免致散漫暗失財計欲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施行

總論

漢法三人無故群飲則罰金故自漢以來皆有酒酤之禁間賜民酺以適一時之歡是非欲奪民利而特為是隄防懼其為酒醪以糜穀故也武帝費用先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獨於酒酤之利若姑徐而未榷至天漢三年始置官自賣榷取其利以佐國用行之纔十四年迨昭帝因賢良文學議而罷之乃令民自賣以所利而輸租既又限其酒使不得專取民財此後世所謂萬戶酒也至宣帝則復禁民酤詔郡國二千石通於鄉黨酒食之會而非有利於民觀魯康言於王莽曰鹽錢布帛五均餘貸幹在縣官惟酒酤獨未斡則知昭帝議罷之後猶未取

於酒利也○隋唐之間文帝能罷酒坊憲宗亦罷酤肆文宗又罷酒榷天寶正元中常設是禁輒復輒罷亦未急於酒利也○宋太宗減酒課十二既而從有司之請而罷之真宗詔榷利素有定規不得更議增課而酒禁亦未如是之嚴也愚不知今日榷酒之利如是其急乎有段錦

或問周酒正麿酒之政令政令之在官者既掌之矣其在民者將如後世之榷酒乎抑以與民而聽民之自取其利乎謂酒有榷則先王九賦之目未聞有榷酒之政而與斯民爭口腹之詩常亦非先王所以仁天下之心謂聽民之自取其利則酒正之外在地官則有司武以掌市飲之禁在秋官則有萍氏以掌幾酒謹酒之禁及與後世曾不少異何也曰先王之於酒禁也禁其群飲以鬬爭沉酗以敗風俗與其流禍糜米粟而已若夫耇養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昏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民共之非復自貪其利也之漢興猶存此意後元之詔亦拳拳然憂百姓多為酒醪以糜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矣以百畝分民以九職任民有本為可享則其末為可抑有生生之可樂則其刑罰為可畏是

故周公雖不與民爭其利亦不恣民趨於利也夫豢豕為酒禍至無窮也不為之禁則淫湎而無度群飲而鬪鬩酒亂其德而獄訟日益繁滋矣況敢縱民於酣飲乎若夫後世則不然矣孝武帝之不顧斯民之無以為生一舉而盡奪之斡官之設雖近於酒正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萍氏大抵不過榷酒酤耳取之無藝歛之不㥯衆心民固有不平於其下而酒榷均輸之議所以起後世賢良文學之紛紛也自是而後其禁愈嚴其犯者愈衆民之以酒獲罪者是未易可禁也先正翰林蘇公論酒誥一書以為漢武帝以来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者以不貲未嘗少縱至於私釀終不能絶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咎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皆其子而貴之學乙咎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之所以能禁酒也無又有九畝之可耕九職之可任乎經國書

銅錢貨幣之論

夏商以前幣為三品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白金為下幣白金者銀

也

周外府掌邦布鄭氏往以布為泉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帛布於布束於帛太公既立之於周又退行於其齊也其後

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內好皆有周郭至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謹金以溢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

漢興高祖以秦錢重更令民鑄榆莢錢

呂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

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令賈誼諫有五禍七福之說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將天子鄧通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武帝有事四夷用度費出治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乃與公卿議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

其一曰白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直三千其二曰亦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其三曰復小指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磨取鋊焉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月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歲餘終廢不行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官下鍾令然則上林三官且是此三令乎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

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坐盜鑄陷刑者衆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

五銖錢

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便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罷刀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名曰寶貨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復挾大錢矣

後漢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自莽以後貨弊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又

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言穀物皆貴由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

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寮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乎貨在乎民飢帝竟不鑄錢

靈帝作五銖錢而有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非京師破壞此四出散於四方乎至董卓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

蜀先主時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錢平諸物價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而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代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司馬芝等言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

吳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使入輸銅計鑄畀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正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後權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人聞人意不以為便其省之鑄以為器物官勿復出也

群書考索卷五十八

後集